

6月10日,上午在北京,晚上在南京,历史学家范妮亚·奥兹—扎尔茨贝格,与陈众议、钟志清、梁鸿、但汉松等国内学者、作家以及读者一起,纪念父亲、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与中国的深厚情缘,并以此开启国内奥兹纪念活动的序幕。

2018年12月28日,79岁的以色列国宝级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与世长辞。就在去世前一个月,奥兹还在给他的图书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钟志清的邮件中,说起他的女儿范妮亚访问中国之事,并关心《犹太人与词语》一书的翻译进展。

2016年,奥兹在华出席《乡村生活图景》中文版首发式,向译林出版社推荐了他与女儿范妮亚合著的文学随笔集——《犹太人与词语》。“关于犹太民族,你想了解的一切,都在这本书里。”奥兹这样介绍,他还许诺:“此书出版时,我将再来中国,或许跟范妮亚一起。”

在《犹太人与词语》付梓之际,却只有范妮亚成行。此次纪念活动是奥兹全球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据悉,201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也将设有奥兹专题纪念活动。

两个相爱的人无休止的争论

“我感觉三岁就开始写这本书了,书里的很多话题是我们家饭桌上常讨论的。”在北京的座谈会上,范妮亚笑着。自范妮亚三岁懂事起,父亲便开始跟女儿讨论一些问题,包括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读书、时间与永恒,等等。多年后,范妮亚已从牛津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以色列海法大学的教授,身兼欧洲犹太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但父女二人的讨论还在继续,讨论的话题也进一步拓展:男人女人的关系,历史真实与文本真实,民族文化遗产,传统与创新……直至两人达成一致见解:将这些讨论与思想碰撞记录成书。

争论,是范妮亚在座谈会上提到的核心词之一,她说犹太民族虽历经苦难但仍绵延数千年有“两个大秘密”——其一是阅读,其二是“永远带着一双新奇的眼睛去阅读”。也就是说在学习中要学会提问题,甚至要和自己的父母及老师争论。

“如何证明自己是好学生?你要与老师争论,问一些非常难的、老师都答不出的问题;你要提出好的见解,比老师给你的观点还要好。”范妮亚进一步解释,“争论并不是暴力、激烈和毁灭性的,而是带着爱意去做的。”

犹太人的餐桌上永远有两样东西:饭和书。“过去孩子吃饭会允许他们带一本书,但现在他们经常带iPad或者笔记本电脑。我与父亲也争论书与电脑的问题。”范妮亚说,“作为作家的父亲认为电脑不是好东西,上网也不是好事。父亲说这些话的同时,我就在电脑上敲下这些字。我跟他讲,‘爸爸,你看,书就是书,在电脑上也是一样的’。但他却说,‘不,我要纸版的,要印在中国发明的纸上的那种书’。”

做历史研究的范妮亚研究思想史,也包括书籍史。她跟父亲争论,印在纸上的书,以前也有卷轴版和石版等等,电脑只是



奥兹父女合影

Loulou@Aki摄

父女书：关于书与爱及其他

■本报记者 李芸



换了一种载体。

这样的争论在《犹太人与词语》里有很多。《犹太人与词语》就是一本父女间的文学对话,是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智慧碰撞,更是两个相爱的人无休止的思辨与争论。

小语种写出大世界

每当提及国民阅读率,媒体总爱援引一个

数据和一则故事——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犹太人有个习俗,当孩子懂事时,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上一点蜂蜜让孩子去舔,让孩子产生第一印象:书是甜的。

在座谈会上范妮亚证明了犹太民族爱书的说法所言不虚,她还补充了一则故事:当灾难发生时,犹太人胳膊下面夹两样东西赶紧跑,左胳膊夹孩子,右胳膊夹书。“我们确保孩

没有“搔到痒处”。学生如果没有读过叶先生的书,也不知道叶先生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也就缺少应有的尊重,所以有时候课堂纪律不太好,这下惹恼了当时在场的程炼老师,他一度站起来对学生怒目而视,这才平息了课堂上的窃窃私语。

我这次上课的最大收获是牢记了叶先生开列的七本哲学入门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论批判》《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叶先生说,这几本书是学哲学的“看家书”,要反复读,读一辈子。多年来,我虽然读书杂七杂八,但时不时提醒自己,德国古典哲学才是哲学的正宗。

后来再次见到叶先生,是有一次叶先生从美国探亲回来,他的一些学生张罗着要给叶先生开个研讨会,叶先生没答应,改为跟学生一块吃顿饭。我作为叶先生的隔代弟子,也带着我的学生忝列其中。

叶先生去世后,他的遗作以《哲学的希望:欧洲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为名出版,反映了叶先生最后五年八个月的思想历程。

叶先生终生致力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在他的这部遗作中却讨论了大量中国哲学的内容。按照叶先生的解释,“中国哲学”并不是狭义上的“中国的哲学”,而是广义上的“在中国的哲学”。叶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自成体系,自古就有兼容并蓄和融会贯通的生命力。正因为这样,今日之“中国哲学”必须将西方哲学的精髓吸收到自己的系统中来,方能将传统发扬光大,而不是一说提倡传统文化,就抱残守缺、妄自尊大,排斥外来思想和文化。叶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我赞赏的。

叶先生认为,哲学思考的是自由问题,“哲学”把“(形式的)必然”交给了“(狭义的)科学”,自己集中思考“自由”问题,“哲学”“超越”必然,进入“自由”。在中国哲学中,老子的“自由”观尽人皆知,孔子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说出了自由观之精髓。

对于到底什么是哲学,或者哲学应该思考什么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这本身就是个重要的哲学问题。研习分析哲学的人会说,只有逻辑和语言分析才是真正的哲学;研习现象学的人会说,只有现象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而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人会说,只有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说,这叫“具体的普遍性”,也就是说,研究哲学分支(例如现象学或德国古典哲学)的人,会用“部分取代整体”,认为自己研究的不是哲学的某个分支,而是哲学本身。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思考的是辩证法,这当然不是教

子三岁的时候要和书在一起。”

阅读是犹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语言和文字对于这个民族至关重要。范妮亚说:“在民族传承中,词语与我们为伴。语言、观点、道德、哲学、诗歌等等,通过小小的容器——书留存下来。”

希伯来语是犹太民族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圣经》中的《旧约》就是由希伯来语写就。公元70年,犹太人被逐出家园流落世界各地。他们不得不使用寄居国的语言,致使希伯来语作为口语逐渐消失。1700多年间,希伯来语只被用来研习《圣经》《塔木德》等古代经典,或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直到1879年,立陶宛犹太青年耶胡达提出,为保证民族延续和民族复兴,犹太人必须重说希伯来语,生疏了两千多年的语言被重拾起来。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像是学外语一样学习希伯来语并将它使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奥兹的父亲可以读16种语言,讲11种语言,母亲能讲四五种语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奥兹希伯来语。奥兹是第一代希伯来语作家,用“死而复生”的语言写作。

“希伯来语是一个小语种,说希伯来语的人口只有一千万,但我的父亲是一位人本主义思想家,他思考的是整个世界。他用小语种写出了大世界。”范妮亚这样评价他的父亲。

奥兹的中国缘

从上世纪90年代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奥兹的首批五本图书开始,奥兹就在中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1998年出版的《我的米海》荣获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该书也是奥兹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奠定了奥兹的文艺地位。

2007年,奥兹公认的巅峰之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首发,该书以绵密细致的文字,娓娓叙述一个犹太家族和整个犹太民族百余年的兴衰起伏。同年8月至9月,奥兹访问中国。他发表演讲说:“我曾经无数次地来到中国,不过那是在梦里,现在我真的来了。请别问我现实的中国和我梦里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在梦中。”奥兹此行收获了众多中国作家和学者的推崇,包括莫言、阎连科、毕飞宇、池莉、徐坤、徐则臣、许知远等。

2012年译林出版社开始以文集形式推出奥兹作品。2016年,奥兹第二次受邀访华,接受首届21世纪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授予的年度“国际文学人物”奖,并出席《乡村生活图景》首发式。同年,此书摘得“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荣誉,奥兹也因此书获得首届京东文学奖国际作家奖。中国读者再次被这位以色列老人的魅力吸引和征服。

据悉,译林出版社将继续出版和推广奥兹的作品,在《犹太人与词语》之后,还将推出《咏叹生死》和《反叛者》的精装本。

斯人已逝,唯书长存。正如奥兹在接受“国际文学人物”奖时所说:“我感到,世上最古老的两种文明之间,最漫长的两种记忆之间以及世上最古老、最富有的两种文化之间有许多可以攀谈的内容。我希望我的文学作品能够为加强这两种文化传统的深入对话作出贡献。”

科书式的辩证法。

叶先生治学,能够从反复阅读一部原典中阐发出很多深刻的思想,实为后辈为学楷模。随时翻阅叶先生的著作,不仅激励自己用功,而且会不时有些意外的收获。例如,叶先生在谈到柏拉图的“理念论”时说,“柏拉图理念论强调‘现实世界’‘模仿’‘理念世界’,后世阐发出更加深刻的思路来,但就其本意,大概仍是在‘工程建构’的模式之内,他的‘理念’,大体上是人们头脑中的‘设计方案’”。此前我也有类似的理解,但一直不敢明确表达出来,现在看到叶先生也持有这种看法,也就有信心据此继续发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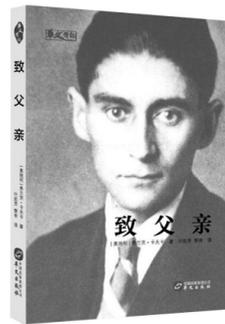
按照以前的理解,古希腊哲学家重视冥想的理论活动,对实践活动持有贵族式的偏见。但是,无论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他们的哲学实际上是以广义上的技艺(technic)为模型的。他们不仅用这种模型来解释生产制造活动,而且也用来理解自然。只不过我们现代人认为,目的和意义是外在于技术的,是主观赋予的,而古希腊人却认为目的和意义是内在于技艺的,并最终使得技艺趋向于“善”(Good)。所以,美国哲学家芬伯格在《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中不无煽动地说,“技术哲学始于古希腊,而且事实上是全部西方哲学的基础。归根到底,古希腊人是通过技艺制作的概念来解释存在(Being)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哲学的希望:欧洲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叶秀山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荐书·父亲节



《致父亲》(奥地利)弗兰茨·卡夫卡著,叶廷芳、黎奇译,华文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你最近曾问过我,为什么我声称我在你面前感到畏惧。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一部分正是出于我对你的畏惧,一部分则是因为要说明这种畏惧的根源牵涉到非常多的细节……”“在你的眼里事情总是显得非常简单……你大体上觉得是这样的:你一辈子艰苦工作,为你的孩子们,首先是为我牺牲了一切,结果我得以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

这是一封关于家庭教育的家书,也是卡夫卡直陈心扉的自传体小说。在信中,卡夫卡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父亲的精神压抑和盘托出,对个性成长、身份认同、家庭游戏、角色转换、教育方式与教育结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是解读现代家庭关系的经典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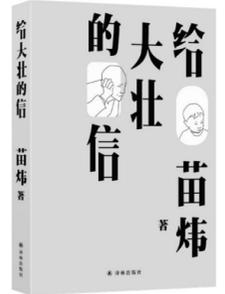


《我的寻根记》,白先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白先勇1944年离开桂林,几十年后再回去,充满了对儿时的记忆,尤其是父亲白崇禧。

“父亲一生总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家里,逼我们读书,绝不松手。在前线打仗,打电话回来给母亲,第一件事问起的,就是我们在读的成绩。”“会仙镇上有一座东山小学,是父亲1940年捐款兴建的。”“父亲难得从前线回来。每次回来,便会带我们下乡到山尾村去探望祖母,当然也会去祭拜榕公的坟墓。那时候年纪小,五六岁,但有些事却记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到山尾村的那首《满江红》。”

本书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白先勇经典作品集,怀抱着一份对文学、对故国的眷恋,展示着白先勇个人色彩的文学、艺术轨迹和生命历程。



《给大壮的信》,苗炜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儿子大壮出世后,中年为父的作家苗炜陆陆续续写了38封信,点点滴滴,回忆自己的成长,记录某些片段中的体验,唯愿孩子将来有一天,遇到某些麻烦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些记录,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希望儿子能过一种智识的、审美的、有道德感的生活,同时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这是我想象到的最好的生活。”

苗炜说,这本书不只是写给孩子的,也是写给家长的,“给大壮写的这些信里,我时不时回溯自己的成长。我觉得,育儿是我们继续成长的过程。我们这代人都是在传统家庭长大,讲究父母的尊严,讲究孝顺,然后我们当了父母,又觉得应该做那种西方方式的开明的父母。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体验,一方面做传统的儿子闺女,一方面做新式的父母。”



《你是所有的美妙》,丹麦卡尔·埃瓦尔德著,楼武铤译,云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本书是丹麦童话作家卡尔的亲情随笔,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自己年幼的儿子,第二部分关于青春期的女儿。

对于年幼的儿子,卡尔就像哥们儿一样。儿子还没有出生,他就宣扬:“我会认同他的梦想、女人、朋友和诗作……”;当儿子最爱的狗死亡,他会严肃地跟儿子探讨死亡的话题;当儿子特别不喜欢爱唠叨的姑婆,他和孩子联手对付这种爱说教的长辈;当儿子同时喜欢上两个女孩子,他认为儿子在经历一个男人真正的选择。

对于长大成人的女儿,卡尔更是深情又理性。他放手让女儿体会失败的恋爱,却亲手给女儿送玫瑰花;他跟女儿有许多的林中散步,讨论爱情、婚姻、忠诚,把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教训跟孩子做真实的沟通;他不要求孩子对自己顺从、依赖和孝顺,反而向孩子强调:“做你此刻应该做的事情。”

全书59个小篇幅,真诚、浪漫、幽默,是一个个美妙的父爱故事。(喜平)



叶秀山

我所知道的叶秀山先生

■韩连庆

叶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自成体系,自古就有兼容并蓄和融会贯通的生命力。正因为这样,今日之“中国哲学”必须将西方哲学的精髓吸收到自己的系统中来,方能将传统发扬光大,而不是一说提倡传统文化,就抱残守缺、妄自尊大,排斥外来思想和文化。

这我听过的几次课的观感来说,叶先生上这门课也很难为他。没有哲学基础的学生会听不懂,而有哲学基础的学生又觉得